

回憶黃俊雄

王元

從孫文先那裡得知黃俊雄於幾天前（編者註：86年1月30日），由於心臟病突然發作而過世了，感十分突然。因兩年前我在台灣時，還跟他朝夕相處了兩個月。他神采奕奕，談笑風生的豐采還歷歷在目，怎麼可能就走了呢？

我們最早是1991年認識的，其實更早幾年，他就寄過一些解析數論論文給我。他的成果很希望得到鑒定。他研究了過於困難的問題，依我的學術水平，實在不可能對這些問題作出鑒定，所以就邀請他來我們所工作一個月，大家可以討論一下。這樣我們就在北京見面了。

我們安排他住在中國科學院“外事公寓”裡，距數學研究所約十分鐘步行距離，很方便。每週請他在“數論討論班”裡作兩次報告。他都很認真地講，大家邊聽邊提意見，氣氛很融洽。我怕他一個人在北京太寂寞，就問他要到那裡去玩玩？北京的名勝古蹟很多！天壇、故宮、香山、頤和園、圓明園，“不到長城非好漢”呀！他略為想了一下說：“我不想去玩了，我還是搞數學吧！”這也真是少見的了。

又有一次，我問他還缺什麼東西嗎？他說：“到那裡去買紙”？我說：“這好辦，我給

你拿些來就行了”。我給了他一百張白紙。沒想到，不到一週就用完了，每張紙都寫得密密麻麻的。我只好再給他幾百張白紙了。這時我才知道，他不僅不遊玩，睡覺也是很少的。

一個月很快過去了，臨走前不久，賈朝華幫了他一點忙，給他的論文提了一點實質意見。他很感謝。我們研究所為他提供的生活條件還是比較艱苦的，我跟他說：“這個月辛苦你了，我們也只有這個條件，望多包涵了”。他說：“生活還可以，學術風氣濃，這是最重要的，我很滿意”。俊雄是一個實在的人，我相信他說的真話。

以後來信中，他總是希望我能去台灣訪問一下。1993年，我得到台灣國科會邀請訪問三個月。但不巧，我的前列腺肥大要住醫院治療。只好放棄了這個訪台的好機會，所幸1995年，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又邀請我訪台兩個月，總算成行了。

姜祖恕與文先到機場去接我的。到達數學所時已快六點了。俊雄和黃啓瑞，于靖一起在所裡等著我。我們一起去學術活動中心吃了一頓晚飯。往後就常常見面了。

如果條件不成熟，衆所周知，困難的數學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。因此，這不僅僅是個個人努力問題，即使爲了數學而獻身亦無濟於

事。俊雄太著迷於數學了。我耽心常此下去，他的身體會受到損傷。因此在中央研究院期間，我想勸他把興趣挪一下，搞些可能得到成果的問題。

俊雄曾經對某些不定方程有興趣，我也熟習這方面。於是我們常常在一起討論加型方程，企圖將 W. Schmidt(施密特)的重要結果作些定量研究。俊雄這樣日夜不停地工作，早晨常見到他兩眼通紅。由於過於疲勞，寫出來的東西常會出錯。我想俊雄應該休息一下了。

一次，我開玩笑地對他說：“你在北京不玩，我到台北可要玩了，你陪我出去玩玩好嗎？”。沒想到他很認真，當即決定本星期天就由他來安排我玩了。

星期天一早，俊雄和太太一起，到逸仙路我的住處來找我，他說：“我們到圓山飯店吃午飯去！”圓山飯店大名鼎鼎，我早就聞名了。果然以其宏偉的氣魄吸引了我。午飯後，稍事休息，他們又領我去看了台北藝術博物館，俊

雄特別向我介紹了其中台灣一些現代藝術家的作品。他知道江克成和邱小芳已經領我去看過故宮博物院，這是另一種風格，看來俊雄還是很會生活的。

以後，俊雄又約我去他家吃了一頓晚頓。飯前，給我看了一些他的論文及過去得到的獎狀，大有今昔之感。我也沒說什麼。飯後，俊雄說：“你延長一點訪問時間好嗎？”。“如果你不嫌，下次再來台北，歡迎你住我家裡”。唉！我知這兩事都不可能，對於俊雄的真誠，我就默認了。

兩個月很快過去了，欣喜他的論文也完成了。而且投稿到北京「數學學報」(英文版)發表。

俊雄離開了我們。但他的真實誠懇的為人，對數學的執著追求，忘我地工作都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。

—本文作者任教於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—